

同书不同号

——谈善本古籍在提取中的难题及其解决方案

古籍馆典阅组 刘玉芬

古籍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物质载体，它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学术与文化，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特色。善本古籍，是古籍中的精髓，优中之优，是历代藏书家及图书馆前辈对古籍文献优选储珍的成果。现今，随着国富民强，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需求越来越多，善本文献不再只是为学界研究提供服务的藏品。善本阅览室每天接待的读者来自社会各界：有单位集体，有专业学者，有古籍爱好者，还有普通百姓。读者读善本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承担国家重要课题研究的，有从事专题研究的，有正在经营学业的，还有只是针对某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早年，善本阅览室的日访问量只有 3-5 人/天，最多 10 余人。而现在，阅览室经常爆满，达到 40 多人。

读者要在善本阅览室阅览古籍文献，首先需要学会检索文献信息，如书名、书号、馆藏地等各方面信息。目前，我馆提供三种途径以便读者检索国家图书馆善本文献的信息：

1. 查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可按书名或著者检索；

2. 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因该书分为经、史、子、集、索引五册，善本部内部俗称“五本书目”，下文简称如此）；

3. 通过计算机在图书馆 OPAC 系统中进行检索。

对于到图书馆查阅善本文献的读者来说，除了一些阅览制度手续外，最头痛的恐怕就是填写阅览单中的索书号了。善本阅览室为闭架阅览，索书号是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及相关书库工作人员为读者快速、正确提取所需文献的重要线索甚至是唯一线索。而对于阅览室的工作人员来说，在向书库工作人员提交索书单前提取文献前，首先需要查阅我们自己编制的、非常简单的一个书名书号对照表，看此书是否有缩微胶卷。如果该书没有缩微胶卷只能阅览原件时，就需要读者出示其所在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填写善本原书阅览申请表，经领导审批后，才能阅览善本原件。到了书库，由于善本文献存在的资料类型不一样，所给索书号不属于同一书目数据库，会出现诸多问题：如索书号真假“0”字头问题、再造善本文献与善本原件的比对问题等。下面简要谈谈古籍馆善本索书号的问题。

一、目前古籍善本文献的三种类型

1. 古籍善本原件

古籍善本原件属于文物藏品，是特别需要加以保护的，一般不提供阅览。善本文献原件的索书号分为两部分：有五千多种善本文献是国立北平图书馆辗转留下的，我们沿用了他旧有的索书号。以“0”开头，如 01 号，05423 号，被称为“0”字头善本。另一部分，是解放后，图书馆新入藏的文献，其索书号按照入藏的时间顺序从自然数 1 开始编排，即我们一般所说的大排行。卡片目录和“五本书目”均如此区别表示。而在国家图书馆馆网所提供的检索系统（OPAC）中，为了适应数据库系统对索书号的区分格式，两种书号都被修改了。其中，大排行善本书书号若不足五位，在原书号前补“0”至五位。而“0”字头书则冠以“A”字母，数字以“0”补足五位，以区别大排行中不够五位数而补 0 的善本书。如：大排行某善本的索书号为 154，卡片目录及“五本书目”均著录为 154，OPAC 系统补“0”著录为 00154。卡片目录上的 0154 号善本，在 OPAC 上显示的是 A00154。

2. 缩微制品

为了保护我们的古籍善本，使其能长久地为广大读者服务。从七十年代开始，就对古籍文献开展了保护工作，利用胶片的成像功能，对善本文献进行了缩微拍照，使目前 70% 的善本有了缩微胶卷，可提供给读者在缩微机上阅读。为了节约成本，先期的每一盒胶卷，都是拍满为止。每种善本的书叶数量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于是就存在多种情况：一盒胶卷中有多个书号，或几盒胶卷为同一个书号。为了区分胶卷号与书号，就有了双排号的叫法。据我们统计，共有七千多种书存在这种情况。后期做的胶卷，不管原书叶数多少，均为一个书号一个胶卷或多个胶卷，我们称为“SB××××”，与原书书号一致。还有一种特殊的老胶卷我们称为“CBM”卷，有 1056 种，只有胶卷没有原书，原书暂存在台湾图书馆。这种胶卷的数据只在卡片目录上反映，OPAC 系统及“五本书目”中是检索不到的。许多读者对这部分的内容不了解，没有充分发挥出它的应有作用。

3. 再造善本

为了弘扬我们的历史文化，促进善本古籍最大限度的传播和利用，从 2002 年开始，对宋元善本等珍贵古籍开始再造工程，编为《中华再造善本》大丛书，一期影印完成 700 多种善本再造书，可提供给读者阅览。它的索书号也是按照成书的先后顺序从 1 开始编排的，为“ZZ××××”，ZZ 代表再造。

二、读者、工作人员的困惑与难题

1. 国家图书馆馆网书目数据库（OPAC）不能直观地反映三种资料类型的古籍文献藏书地在 OPAC 系统上多库检索时，如果只选择“古籍善本文献库”一种库时，是检索不到缩

微胶卷这种类型的善本文献的，只有善本原件、再造善本两种类型。要选择“缩微文献库”才能检索到有无善本文献的缩微胶卷。普通读者一般是不会到“缩微文献库”去查善本文献的。

2. 因缩微胶卷情况的多样性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缩微胶卷是读者阅览古籍最便利的工具，但是因为有双排号的问题，读者在检索填写索书单时，并不知道有双排号胶卷的存在，需要库房工作人员翻查卡片，才能知道此书所在的胶卷的顺序号。另一方面，30%的善本书由于残破、尺寸超大、或在拍胶卷过程中是残破的等其他原因，目前尚无缩微胶卷。读者如果只检索“古籍善本文献库”，便无从知道是否有胶卷。工作人员只能根据此情况，把没有胶卷的书号做了一个简单的检索本，需要翻阅检索本，才能解决问题。对于没有胶卷的善本原书，由于其情况的复杂性，每当读者提出需要阅览一种原书时，书库工作人员要到库房实际查看原书的好坏破损程度，以判断是否能够提供给读者阅览。

3. 由于书号的不统一造成索书号的误填错写

一些年龄较大的读者，习惯在目录卡片上翻阅书号；有的读者在书目数据库中查找书名书号；有的读者既检索卡片也检索书目数据库，这就造成了“A”字母与真假“0”的混用。索书单上的书名常常与书号不符，给阅览室及库房的工作人员增添了不少麻烦。我们只能根据工作经验，判断出这些A与0的区别，或让读者重新核对书号书名。不但读者会时常误填错写，就连我们的一般工作人员有时也会把真0、假0、A字母搞混。这大大耗费了读者、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4. 内容相同，数据的重复，徒增许多检索时间

一种善本书有三种载体形态，内容完全相同，只是资源类型、拍摄或影印的出版项、出版时间不同，OPAC系统就会依照规则把它做成三条数据。以善本古籍《花间集》为例：“古籍善本文献库”中有18条善本原书数据，2条再造善本数据。“缩微文献库”中共有35条数据，其中馆藏地在善本阅览室的数据有15条。要想知道一种书有无缩微胶卷，要在35条数据中一个个查找，很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经常是读者不知道善本原件书号与缩微胶卷SB书号是同一种书，在填写索书单时，既填写了一份原书书号，又写了一份SB胶卷书号，耽误了读者许多时间。目前我们对有些多色套印的善本文献，又进行了彩色胶卷拍照工作。今后还将出现一种为SBC××××的索书号，更加大了读者检索的困难。

三、补充善本数据相关信息的必要性及途径

以上四种情况，是笔者在阅览室接待读者及在书库工作时遇到的问题。笔者认为图书馆古籍善本不仅要为专业读者服务，也要为广大普通的读者服务，要让读者读懂书目数据库中的数据，方便快捷地找到所需的善本古籍资料。为减少读者检索时间，改进工作人员服务方式，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应将三种资料类型的善本书目数据进行增补、调整和修改。

由于善本文献存在时间久远，书目数据也是逐步形成，受时间历史的局限，在当时条件下，索书号这样的编排还是比较完美和实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以上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加以改进和完善，以适应时代需要。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1. 对一些开本较大、已修复好的善本原书尽快拍照成缩微胶卷，减少读者阅览原书的次数。

2. 阅览室及书库工作人员可做一些基础工作，把三种资料类型整合，制作一个检索目录电子表格。表格如下：

原书索书号	书名	册数	胶卷	再造善本	五本书目	备注
CBM 书号			CBM 胶卷号			

说明：

- (1) 胶卷栏目：填写有无胶卷。如果是双排号的填写胶卷卷号。
- (2) 再造善本栏目：填写有无再造，填写所对应的再造索书号。
- (3) 五本书目栏目：填写书名书号在五本中的页码。
- (4) 备注栏目：可填写善本原书的好坏破损程度，作为提供原书阅览的依据。

通过这样一个基础表格，首先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比较直观地解决了读者填写的错误（因为有了书名与书号的对应关系），可及时检索出有无缩微胶卷及双排号的问题。有

了再造号与原件善本书号的对应关系，解决了部分读者看原件的需求。参照原书索书号书名在五本书目中对应的所在页码，可为一些年龄较大的读者提供快捷服务。

3. 今后如再重编五本书目时，可考虑取消“0”子头书号，我们的大排行的文献有 19000 多种，把现存的 5000 多种文献索书号前加 2，自然过渡到 2 万号，使我们的善本书真正地实现“大排行”。

4. 根据以上所做的工作及结果，进一步补充相关信息，完善 OPAC 系统上的善本书目数据。

首先，补充 CBM 胶卷的书目数据。

其次，对 OPAC 系统中善本原书书目数据增加一些字段补充信息。如增加 456 连接字段（复制为），分别著录缩微胶卷和再造善本书目数据记录号，使其能够链接到缩微胶卷和再造善本两种书目数据，并自动生成相关附注（325 字段复制品附注）。这样使读者在检索出一条善本书目数据的同时能够了解到还有其他相关资料类型可供阅览。

以上是笔者对提取善本文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解决方案的一些想法。限于本人专业水平有限，有不妥之处，恳请专家、同仁给与指正。

本文得到鲍国强、申军、李坚老师的热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